劉基集/07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 ◄

劉基集
卷七

► 卷八

卷七

跋

書蘇伯脩御史斷獄記後

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，用中書、御史臺議，遣官審覆論報。僕時居山間，聞人言之，山嶽震疊，如雷雨之將至，陰風鳴條，飛電燦目。豪民猾吏，竄伏如鼠，俱自期不能免；而銜冤抱痛之民，莫不伸眉引項，若槁葉之待滋潤。及其至，則風止雨霽，望者如敗軍之歸，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。則怪而問於老成更事之人，咸曰：「斷大獄，必視成案。苟無其隙，不得而更焉。」因退自太息曰：「苟如是，烏用是審覆者為哉！」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。

既又聞諸人曰：「非朝廷意也，奉命者之不恪耳。」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，曷嘗拘於成案哉？然後知賢人所為，固與眾人異矣。夫以一湖北之地，公一巡歷，而所平反者八事，所摘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，豈他道之無冤民耶？無蘇公而已矣。

僕往嘗觀於牧民之以簡訟名者，之其庭，草生於階；視其幾，塵積於牘。徐而訪於其鄉，察其田里之間，則強梁橫行，怨聲盈路。問其故，曰：「官不受詞，無所訴。受之而已

矣。」大吏至，則曰：「官能不生事，民嘩，非官罪也。」則皆扶出之，訴者悉含詬去，則轉以相告，無復來者。由是卒獲簡訟之名。

嗚呼！輿圖廣矣，不皆得蘇公。彼上報於朝廷者，又將獲備事之賞矣。然後怨憤之氣，拗而為鬥殺，激而為盜賊，鬱而為災沴，上應乎天，誰之咎哉？嗚呼！使人人如蘇公，刑期於無刑不難矣！

明天子在上，庶其見之。則求諸老成，以為典刑，舍是編，其奚適哉？

書劉禹疇行孝傳後

世之所謂浮屠者，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？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，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，誘之必於其所恒願，然後不待驅而自赴。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，其亦巧於致人與。夫四海之眾林林也，而無不為其所致，何哉？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。

人情無不愛其親，親沒矣，哀痛之情未置，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，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？間有疑焉，則群咻之，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　楚而望救者。故中材之人，莫不波馳而蟻附，雖有篤行守道之親，則亦文致其罪，以告哀於土偶木俑之前。彼固自以為孝，而不知其為大不孝，豈不哀哉！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，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，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。今夫虎豹鷹鸇，搏擊蜚走以食，日不知其幾何，而獨無罪也哉？人之殺物有獄矣，虎豹食人而無獄，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，必有大罪。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，以致恩於其母。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？人必有母，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？將並與其母而獄之與？獄其母，不孝；舍其母而獄人之母，不公。不孝不公，俱不可以。令二者必一居焉，將見群起而攻之矣。雖有獄，誰與治之？宰天地者，帝也。彼則謂有佛焉，至論佛之所為，呴呴嫗嫗，若老婦然。有呼而求救，不論是非，雖窮凶極惡，無不引手援之。使有罪者勿恒刑，是以情破法也。夫法出於帝，而佛破之，是自獲罪於天也。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。

以劉子之賢，其不為所惑，無足怪者。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子者不多也，故又為之言，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。

書善最堂卷後

武林陳舜中以「善最」名其堂，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。夫立言以明道，而求言於人者，將以正己之所學，言可以苟乎哉？

所謂「善最」者，蓋本於東漢東平王。王之言，天下之格言也，人以是而服膺焉。聖賢之為道，不外是矣。然善之云，不過概而言之，求諸實踐，必有其方，不可徒云云而已也。今夫世俗之人，類以善自名也，觀其行而不掩，道之不明也久矣。夫善，未易擇也。恭與鶩相鄰，訐與直相似；小諒賊信，小慧賊智，小剛賊勇，小不忍賊仁。故有非禮之禮，非義之義，疑似之間，禽蹠分焉，可不慎哉？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，道焉而不知其窮，古之人有為之者，楊墨是也。知焉而不能蹈，好焉而不能用，取其名不必其實，古之人有為之者，郭公是也。若人之心，未嘗不自謂己能善也，而卒於不善。為善之名，豈易當哉？

且題扁之設，起於何人乎？盤之銘，几杖之書，朝夕警省，淬厲以成其德，非衒外以為觀也。今之揭於軒、標於楣、大書以示於人者，其果有志於自警乎？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為娛也？屈子曰：「善不由外來，名不可以虛作也。」古之人，有衛武公者，「抑抑」之戒陳於庭，而睿聖之名垂於後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。嗚呼！詩不如《抑》，人不如衛武公，則求者為徒求，言者為妄言矣。

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

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為醫，且美其不屑為吏，予獨謂此無足怪者。

虎豹鷹鷂，日殺物以養其軀，至死不厭；騶虞視生草而不折，見生蟲而不踐。其嗜好不同，出於天性，易之則兩死，物理然也。何獨疑於人哉？故吏與醫為二道：活人以為功者，醫之道也，其心慈以恕，而仁者好之；利己而無恤乎人者，吏之道也，其心忍以刻，而不仁者好之。故以吏之心為醫者，業必喪；以醫之心為吏者，身必窮。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為吏也哉！

雖然，今之以醫道為吏者未見也，而以吏道為醫則有矣。然則養蒙賢乎哉！吾故發李君之言，以附於孟氏論巫匠之末。

書為善堂卷後

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，名其居之堂曰「為善」。君卒，子宣奉其母夫人之命，祠君於堂。而服膺為善之訓，乃作法海蘭若於建業城南，又奉母航海至於補陀洛伽之山，以求所謂大士真儀者，將以廣為善之路也。故翰林學士虞公為之記，文獻之士為之言者不少，而子宣之求言於四方未已也。吾固有以知其心矣。

夫人志於道而未獲所向，故願就有道而正焉。是其好學篤行之誠，積於中而見乎外也，正宜因其憤悱而啟發之。惜無有以聖人之道與之言，而徒就其所已行者縷縷焉，宜其不足乎心而求之不置也。孟子曰：「不直則道不見，我且直之。」昔宋人有好玉者，得燕石焉，以為玉而寶之，革櫃十重，巾十襲。周客見而笑之。夫好玉則誠好玉矣，而未為知玉也，故不免為識者所笑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之道，載在方冊，其所言皆善言也，其所行皆善行也，天下之善莫能外之矣，舍是而他求焉，惑也。夫人之所食以生者，五穀也。今有厭五穀而不食，則必求夫爽口蜇吻之味而食之，則不戕其生者，鮮矣。故聖人之道，五穀也；異端之道，爽口蜇吻之味也。聖人之道，求諸日用之常；異端之道，必索隱以行怪。其勢不並立也。是故欲求道者，必先定其所向。如將適燕，先舉轅而指北，然後訪而取途，則無倒行之悔矣。故孟子道性善，必稱堯舜。恐其不知孰為善、孰為不善也，故以堯舜的之。知所在矣，又必有至之之道，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，必請其目。如是而後可以言為善矣。擇之而不得其正，為之而不知其方，心與事相違，而德與言不相類。

冥行而不問，學者之失也；問焉而不告，聽者之咎也。人有所請，不知則不必言，知則當盡言之；不然，則皆聖人之罪人矣。予雖不識子宣，觀其求之廣而知其志之篤，於是乎盡言之。

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

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，美監郡子陽公也。至正十四年，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陬，近寶林教寺。寺主者別峰師，有文行，且喜接賢士，由是得相從以遊。其年秋七月，用章師又自浙西來，住能仁禪寺。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，而其屬寺之主者，亦多能為詩。乃九月遇於寶林，因語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，交口讚美，至有感泣者。上人乃分韻，俾為歌詩，以頌公德，而屬予為敘其意。

予聞國風、雅頌，詩之體也，而美刺、風戒，則為作詩者之意。故怨而為《碩鼠》《北風》，思而為《黍苗》《甘棠》，美而為《淇澳》《緇衣》，油油然感生於中而形為言。

其謗也不可禁，其歌也不待勸，故嚶嚶之音生於春，而惻惻之音生於秋。政之感人，猶氣之感物也。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，以驗風俗、察治忽，公卿大夫之耳可瞶，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。天下之公論於是乎在，吁！可畏哉！

予以今年春始來越，是時浙東六郡皆警於盜，惟越為無事，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。或有謂予曰：「越之從政者鄙，又左右皆凶人，恐不能和其民。萬一變生肘腋，子將安之？」予方謀適他所，忽有言者曰：「子陽公且來歸。」公往在婺女，有惠愛孚於民，予舊嘗聞之，則大喜，默為越人慶，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為依而安處也。至於今，果諧所願望，得不深可喜耶？於是乎序，而以其詩附於《淇奧》《緇衣》之後焉。

題劉商觀奕圖

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。其曰「李伯時臨，茅君彥勒，蘇先生識」，蓋皆假設之云。而其描寫模刻，實俱妙絕，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。王生以采薪入山，父母妻子待之以食。見奕者而耽觀之，至於爛其斧柯，豈所謂力本者哉？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，可悼也已。一夫一婦，不獲自盡，伊尹恥之。以戲迷愚人，使之老無所依，其果有是事耶，神仙亦未仁矣！

書申屠子迪毀杌木廟曹操像文後（杌木者象收之誰）

孟子稱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」。孔子以王法誅既死之奸回，著之方冊，萬世而下，昭如日星，舉而行之，不待教命。志於惡者，能無懼乎哉！

曹操挾主以令天下，屠戮忠良，以及主母，卒盜神器。有王者作，殺其人，壞其室，汙其宮而瀦焉，人紀立矣。世衰道隱，大義不明於人心，至有書伐賊之師為入寇者，嗟乎悲夫！無乃與《春秋》之旨戾乎？夷陵之祠，悖理傷教，歷千百年而無人為之明焉，抑其習之久也？申屠公斥而出之，其可謂深知孔子之用心者矣。

孟子曰：「能言距楊墨者，聖人之徒也。」夫楊墨之道，其流至於無父無君，聖賢且痛絕之，而況於身親為之者哉？言空言也，猶有大功，而況於見諸行事之毅然者哉？嗚呼！後世復有孟子，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徒，吾不信也。

題王右軍蘭亭帖

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，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，可以知其人矣。放浪山水，抑豈其本心哉！臨文感痛，良有以也。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，悲夫！

說

天說上

或曰：「天之降禍福於人也，有諸？」曰：「否。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？好善而惡惡，天之心也。福善而禍惡，天之道也。為善者不必福，為惡者不必禍，天之心違矣。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，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？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。」曰：「然則禍福誰所為與？」曰：「氣也。」曰：「氣也者，孜孜焉為之與？」曰：「否。氣有陰陽，邪正分焉。陰陽交錯，邪正互勝。其行無方，其至無常，物之遭之，禍福形焉，非氣有心於為之也。是故朝菌得濕而生，晞陽而死，靡草得寒而生，見暑而死；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，生於其所相得，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。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，邪氣禍善而福惡。善惡成於人，而禍福從其所遇。氣有所偏勝，人不能御也。」

曰：「然則天聽於氣乎？」曰：「否。天之質，茫茫然氣也，而理為其心，渾渾乎惟善也，善不能自行，載於氣以行，氣生物而淫於物，於是乎有邪焉，非天之所欲也。人也者，天之子也，假於氣以生之，則亦以理為其心。氣之邪也，而理為其所勝，於是乎有惡人焉，非天之欲生之也。朱均之不肖而以為子，非堯舜之所欲也。蟯蛔生於人腹而人受其害，豈人之欲生此物哉？」曰：「然則天果聽於氣矣？」曰：「否。天之氣本正，邪氣雖行於一時，必有復焉。故氣之正者，謂之元氣。元氣未嘗有息也，故其復也可期，則生於邪者，亦不能以自容焉。秦政、王莽是已。」

曰：「蹠之壽，操、懿之得其志，而子孫享之，豈天之有所私耶？」曰：「氣之復也，有遲有速，而人之生也不久，故為惡之人，或當其身而受罰，或卒享福祿而無害。當其身而受罰者，先逢其復者也。享福祿而無害者，始終乎其氣者也。以懿繼操，以裕繼懿，不於其身，而於其後昆。謂天之有所私，不可也。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於人者，非也。氣未復，而以禍福責於天，亦非也。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，惟知天者能之。」

天說下

或曰：「天災流行，陰陽舛訛，天以之警於人與？」曰：「否。天以氣為質。氣失其平則變。是故風雨、雷電、晦明、寒暑者，天之喘汗、呼噓、動息、啟閉、收發也。氣行而通，則陰陽和，律呂正，萬物並育，五位時若，天之得其常也。氣行而壅，壅則激，激則變，變而後病生焉。故吼而為暴風，鬱而為虹霓，不平之氣見也。抑拗憤結，回薄切錯，暴怒溢發，冬雷夏霜，驟雨疾風，折木漂山，三光蕩摩，五精亂行，晝昏夜明，瘴疫流行，水旱愆殃，天之病也。霧濁星妖，暈背祲氛，病將至而色先知也。天病矣，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，能無病乎？是故瘥癘夭劄，人之病也；狂亂反常，顛蹶披鬮，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。雖天，亦無如之何也，惟聖人有神道焉。神道先知，防於未形，不待其幾之發也。堯之水九載，湯之旱七載，天下之民不知其災。朱均不才，為氣所勝，則舉舜、禹以當之。桀紂反道，自絕於天，則率天下以伐之。元氣之不汩，聖人為之也。」

曰：「然則人勝天與？」曰：「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，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三也。」曰：「《書》曰：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非與？」曰：「此天之本心也。而天有所不能，病於氣也，惟聖人能救之，是故聖人猶良醫也。朱均不肖，堯舜醫而瘳之；桀紂暴虐，湯武又醫而瘳之。周末孔子善醫，而時不用，故著其方以傳於世，《易》《書》《詩》《春秋》是也。高、文、光武能於醫而未聖，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。和、安以降，病作而無其醫。桓、靈以鉤吻為參苓，而操、懿之徒，又加鴆焉，由是病入於膏肓，而天道幾乎窮矣！」

曰：「然則元氣息矣乎？」曰：「有元氣，乃有天地。天地有壞，元氣無息。堯、舜、湯、武立其法，孔子傳其方。方與法不泯也，有善醫者舉而行之，元氣復矣。作《天說》。」

雷說上

有夫耕於野，震以死。或曰：「畏哉！是獲罪於天，天戮之矣。」劉子曰：「噫！誣哉！何觀天之局也！一夫有罪，天將自戮之乎？天生民而立之牧，付之以生殺之權，而又自震以討焉，惡用是司牧者為也？」

曰：「天鑒於民有隱慝焉，人罰弗能及也，而震以威之，微顯闡幽，神道也。」曰：「惡，是何言也！古帝制刑，以為天下均。故執刑如執權，因罪之輕重，而前知之，又不

敢專，而聽於天，曰天討也，夫是之謂讚天地之化育。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，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。謂其積之極，人不能勝而戮之耶，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，為人臣而不忠，為人長而不慈，為人幼而不孫，為人友而不義，為人妻而不順，賊義而戕仁，縱私而滅公，倚勢而行奸，乘約而肆淫，人言而獸心，陰慘而陽和，磨牙吮血，朘膏刮骨，擅威作福，殘害正直，而逭於司寇之誅者，不為不多矣，豈司雷者有所畏乎，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？使彼有以覘天之意，而謂天之所怒在彼，而所容在此也，則恃以不忌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，豈天道哉？必不然矣。」

曰：「然則雷何物也？」曰：「雷者，天氣之鬱，而激而發也。陽氣團於陰必迫，迫極而迸，迸而聲為雷，光為電，猶火之出炮也。而物之當之者，柔必穿，剛必碎。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，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。不然，雷所震者，大率多於木石，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？」

雷說下

或曰：「雷有神焉，有諸？」曰：「人曰有之。」曰：「然則雷神所為而非氣矣。」曰：「否。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。氣也者，無所不能為也。忽而形，倏而聲，為雷為神，或有或無，不可測知。人見其忽而形也，而謂之神。夫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無形；形則物矣。是故有形而有質者，有形而無質者，有暫者，有久者，莫非氣所為也。氣形而神寓焉。形滅而神復於氣。人物鬼神，或常或變，其歸一也。」曰：「既為神也，而曰不能戮人罪，何耶？」曰：「神，形而暫者也。彼且不能以其形，惡能求罪人而戮之？」

醫說贈馬復初

或稱醫藥出於上古聖人，神農、黃帝皆身為之，其果然乎？儒者疑之，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。孟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。夫耕，后稷實親為之，豈以是為非聖人之所事哉？天下之事，不止於耕。教之者有其官，業之者有其人，則堯舜之憂不在耕，而有大焉者，此孟子之意也。天地辟而人生，蠢蠢焉，聖人出而後異於物，於是垂衣裳，造書契，作為舟車、網罟、弧矢、杵臼之器，載在《易經》，不可誣也。凡可以前民用者，聖人無不為之，而況於醫乎！辨陰陽於毫毛，決死生於分寸，其用心之難，又豈直舟車、網罟、弧矢、杵臼而已哉？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、黃帝無疑也。

聖人之道，包天地，括萬物，一體而毫分焉，莫非道也。故天之大也，分而為日月，為

星為雲，為雨為雪，為霜為露，莫非天也，而後各形其形焉。地之廣也，結而為山，融而為川，生而為草為木，為石為玉，為金銀銅鐵，為五谷，莫非地也，而後各形其形焉。故見其形而不知其出之原，非知道者也。是故知醫之不足以盡聖，而不知其為聖之事，非知聖者也。今有酌海於杯，曰海也，人皆知其不可也；而謂之非海出也，可乎哉？天下之術多矣，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效，故志之者，可以存其不忍人之心，而於道為有益。至於節嗜欲，調陰陽，時寒暑，去邪養正，流通血脈，其為道也。引而伸之，治天下不能外，致遠而不泥，其斯而已矣。

紹興馬復初以醫藥從左丞帖理帖木爾公招輯海寇。其為人也，粹而溫，其於術也，精以造。其劑之所投，無宿疾也。予甚敬之，懼其日用而不知也，作《醫說》以贈之。

獅子圖說

狻猊，天下之猛獸也，而人能擾之，人亦靈矣哉。世有人而為獸所食者，是不能靈其靈者也。人不能靈其靈，不惟不能以擾獸，而反食於獸，雖為人不如獸矣。吁！靈不如獸，而欲以制獸，則不為獸所食，鮮矣哉！

菜窩說並序

菜窩者，宗侄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。彬字宗文，少好學，有識而未用。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，每求予為文，而恒弗得暇。今年，予來京師，而彬亦以儒士貢為工部主事，因戲作《菜窩說》，且以勉而進之云爾。

犁眉公謂東門子阳：「子之居東門也，井地十畝，既夷既壤；俯壕為溝，倚城為墉；藩以枳林，緯以檗場；是蓋比如束鍼，鋟若攢槍，蛇蜴不能求其縫罅，蚍蜉不能為之穴隙也。何不墾之以種樹乎？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？不然，何不大為之池，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？徒何為乎築陋室於其中，墐糞土以為壁，茨以腐茅，蠍是宅，藉以瓦礫，羊蹄豕跡，與鼢鼠為主客？平明出門，不馬不車，不羸不驢，以造他人之廬，呼朋命徒，左蹌右趨，談無用之空言，強相名而曰儒。坐視殷賑之庾，索為蓬之區，不亦悲乎？吾聞燕秦棗栗，穰橙鄧橘，李梨奠鬱，秦杏周漆，柿桃柰楔，琬容琰質，椅桐栝柏，堅績有瑟，桂椒萸，吐芳酵馝，木瓜榲桲，薯蕷葛芟，叢蔓幰祇，彼揪此茁，或庸其材，或以其實，或黃如金，或赤如日，翹蕭遠條，可蜂以蜜；克勤厥營，苟獲其一，富擬封君，受天之秩。范子所至，穿池種魚，史傳貨殖，盛稱陶朱。八口之家，五畝之宅，牆下栽

桑，足以衣帛。今子不士不農，不商不工，綴籍州庠，口體不充。人皆子嗤，子曷不憎！」

東門子　聽之愀然，思之杳然，瞿然而作，再拜而怍，立而言曰：「公有言，吾獲矣。而吾亦有知焉，請以復於公。吾將以藝稷黍乎，則古人一夫受田，百畝而給。今將以五畝為宅矣，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，不能以不饑也。抑將以種樹乎，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，不知遠者又幾年乎，不可以懸吾釜而俟爨也。抑且為池以畜魚乎，則我身畸耳，貸力於人，何日成乎？不可以暵吾肮而待汲也。今當種菜而鬻焉，尚庶幾哉可也夫！夫菜也者，采也，君子之所采也，或謂之蔬焉。蔬也者，疏也，食粱肉者之所疏也。君子所采，而食粱肉者疏之，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。」

乃往訪於溪南之圃人，得膏土沃泉之術，蒐四鄙之菜，類其族而種之。買牛牯一牸二，　其萊蕪，芟去奧穢，拔其荄杜。阜翳篷而炮之，穿井於其四隅，建桔槔焉。瀦水有池，泄水有渠，或培或滋，或叢或奇，灌溉攸宜，或耘或耔，疏稠比稀，慈稚舉肥，根莖實黃，各隨其時。羅之離離，攬之菲菲。未浹旬月，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，貌懌如也。窺其園，則鬱鬱芊芊。入其門，則盎然春溫，有酒盈尊。

他日犁眉公過焉，東門子御諸門，犁眉公笑曰：「子亦足於斯而已乎？」東門子綍再拜謝曰：「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。請坐於吾廬，而為公言之可乎？」公曰：「吾願也。」東門子揆曰：「公能悉識吾菜乎？」公曰：「未也，請之園而言焉。」曰：「始吾之不營是園也，漠乎其無思也。今吾之既營是園也，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，則非一日也。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，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，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，故植韭以為之君；韭者，久也，所以久吾生也。致久必慎其揆，故植之以葵；葵者，揆也。揆得其道，則視明而聽聰，故植之以蔥。聰達則得筭多，故植之以蒜；蒜，筭也。筭不失，家必豐，故植之以絪。豐則強矣，故植之以薑；薑，強也。物大則過剛，剛過則折，君子戒焉，故植之以芥；芥者，戒也。戒事者思必苦，思苦則毒，故植之以荼。荼毒罹於中，而用力勤，故植之以芹。勤極則病，故植之以蒲；蒲，痛也，病之劇也。病劇必弱，故植之以荏。荏，柔而弱也，弱則微矣，故植之以薇；微，骫瘍也。骫微則羸其行，故植之以蒌；蒌者，僂也。愈病必以藥，故植之以芍藥。藥攻病不可失其養，故植之以鞠；鞠，養也。得其養而後蘇，故植之以蘇。蘇則起矣，故植之以芑。起必慎以保其後，故植之以瓠；瓠者，護也。護不違乎道，則難舒而福生焉，故植之以芷；芷者，祉也。引祉莫大乎育德，故植之以蓄。蓄必有濟，故植之以薺；薺者，濟也。濟自近而之遠，自卑而底高也，故植之以菘；菘者，高也。高極必窮，故植之以芎。慮窮者必早計，故植之以

薊；薊者，計也。吾朝而遊焉，觀其蓁々菁菁，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；夕而遊焉，擷其芳而茹其英，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，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，安得不悠然而永懷、怡然而自喜哉！夫吾廬，窩也，不足以延長者，而長者肯臨焉，不可以不志，請名之曰『菜窩』，願公為吾志之。」犁眉公大悅，遂旅其菜，酌其酒，書其言而去。

問答語

賣柑者言

杭有賣果者，善藏柑，涉寒暑不潰。出之燁然，玉質而金色，置於市，賈十倍，人爭鬻之。予貿得其一，剖之，如有煙撲口鼻，視其中，則乾若敗絮。

予怪而問之曰：「若所市於人者，將以實籩豆、奉祭祀、供賓客乎？將衒外以惑愚瞽也？甚矣哉為欺也！」賣者笑曰：「吾業是有年矣，吾賴是以食吾軀。吾售之，人取之，未嘗有言，而獨不足子所乎。世之為欺者不寡矣，而獨我也乎？吾子未之思也。今夫佩虎符、坐皋比者，洸洸乎幹城之具也，果能授孫吳之略耶？峨大冠、拖長紳者，昂昂乎廟堂之器也，果能建伊皋之業耶？盜起而不知禦，民困而不知救，吏奸而不知禁，法斁而不知理，坐縻廩粟而不知恥。觀其坐高堂、騎大馬、醉醇醲而飫肥鮮者，孰不巍巍乎可畏、赫赫乎可象也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、敗絮其中也哉？今子是之不察，而以察吾柑！」

予默然無以應，退而思其言，類東方生滑稽之流。豈其憤世疾邪者耶，而托於柑以諷耶？

樵漁子對

樵漁之為業，賤而且勞。有嗜之若將終身者，察其私，非賴是以生，蓋隱者也。

人有問之曰：「夫嵩岱之木，不朽心而液節者，固將應棟樑之需也。幽冀之馬，不曳蹄而蹶膝者，固將駕瑤象之車也。天地之間，莫大乎人。觀子之容，坦坦施施，神氣盈宇，又偉且奇。方今聖明在上，旁搜俊賢，纖芥之善畢舉，寸尺之長不捐。是故懷德抱材之士，莫不龍躍九淵，鳳翥高雲。傅岩無版築之老，磻溪起垂釣之民。藏器待用者，維其時矣。方當豹變風雲，接武龍夔，施澤於民，以措時宜。不此之圖，顧守汙卑，翳薈山澤，沒齒何為？赬肩汗體，跋履崖谷，銛觚覃刺，鑽膚如鏃，蹈蛇觸虎，動貽荼毒。清

冷之川，大魚不處，　鱔瑣瑣，雜以蝦蜅。窮日之力，所獲幾許？朱門晨啟，歌鍾聒天，先生之灶冷而無煙；銀鞍駿馬，照映狐貉，先生之袍長不蔽足。徒懷荃而佩葹，長蕪沒於丘壑，甚無謂也！」

隱者笑曰：「子不見夫炎洲之翡翠乎？巢居絕島之中，棲息乎陵苕之上，飲石底之流泉，食葭下之纖鱗，蔚羅不能加，弓弩不能及也。一旦乘風遠逝，汜濫乎江湖之間，飽魚蝦而飫稻粱，洋洋焉不知其所歸，虞人罔而撤其毛羽焉。向使守分而居，孰得而致之哉？故曰：貴賤命也，窮通時也。是以雀不思霄漢之翔，麋鹿不羨攀緣之能，故能全其身。今子之云，是欲剡蒿以射犀劄，植菰蔣於千仞之崖而冀其實也。且今之遇於世者何如耶？附勢趍權，病於深谷之赬肩；憂讒畏，過於蛇虺之螫毒。學古入官，試用有司，責任何弘，俸祿何微。苟虛名之日著，亦奚救於寒饑？若夫高屋大廈，百鬼所闞，妖服賈禍，先哲時鑒，是豈野人之所願欲哉！采山林以食力，釣清泠以自適；日高而起，日入而臥；目不接市肆之塵，耳不受長官之罵；俯石泉以瑩心，搴芳蘭以為藉；榮與辱其兩忘，世與身而相謝。若是者，吾庸多矣，吾又何所求哉？」

問者退而言於予。予惟其言近乎道，故志之。隱者居桐江，不知其名，人謂之漁樵子云。

答鄭子享問齒

單閼之歲，招搖指於乾維，鄭子與客過予，速酒登肴，踐豆揚卮，載爵載飼。齦齶皪，有聲丱然，上通昆侖，天旋霧濛，倏爍晝昏，顛倒室廬。眾賓愕貽，憖不知其由。有神羅吞局跳而前曰：「予神也，實司子牙。今予之居泐矣，龜兆拆矣，予無所宅矣，籲予厄矣，子且何以處我？」予未及應，而鄭子代予為文，浩浩湯湯，噴雲披風，予憊弗能答也。

酒盡客去，予呼老羅而誚之曰：「子為神乎，含靈有牙，將子是司。子擇予居，予弗子辭。相彼牧夫，牛羊是守，虎狼搏噬，伊誰之咎？大木將顛，本必先撥，寤而築之，庶其不勃。子實司齒，而不我扶，不我夙告，以俾我瘏，鍵腐樞摧，闇何為乎？子名為神，而不保乃宅，以亢乃身，弗攘垢以自訟，而語余以云云。子去矣，子之醜莫大矣。」

夜分就寢，老羅左執鞭，右引葦索，縛一小鬼，其狀蠕蠕蜎蜎，赤首虺身，頭若枳傷，曰：「是所謂蟯蚘者也，實蝕子牙，請戮之，以釋我尤。」於是斧鑽既陳，且訊以言曰：「來，女蟯蚘！人齒女居，弗齒曷依？齒固女活，齒潰女絕，曷其弗察？列鼎之家，熊

踯豹<豸而>，梅酢薑辛，青蚗味鹹，桂蠹冰蛆，密啷蜂蚳，滲液腥涎，蒼橘黃橙，木瓜作酸，鑽堅磷剛，砭剝女膚，知女所在，挑女剔女，鉤女摘女，蜀椒鶴虱，浸漬攻刺，索女於室，糜潰女質，拔其枵殼，投之瓦礫，植以駝骨，女悔曷及！今我之牙，疏芳漱清，吐辭蘭馨，幹胁弗噬，臘肉弗嘗，白鹽赤米，渼汁泔淡，含咀天和，康女以居，女實予依，予不女虞，胡弗臧乃心，以作慆淫，用析女家，以離予之輔車。今當艾爾元，殘爾軀劓，殄滅爾種，爾罪有餘。」

蟯蚑聞言，蒲服頓伏，脞首觸地，仰而噓天，唶咿而言曰：「微生罔知，寄命先生，匪牙曷居？豈其弗思而自絕於居停主人？主人戮我以罪，我弗敢避。雖然，願得一言而死，死且不朽。先生獨不聞夫穆天子乎？天子驂赤騮之駟，服翠黃之乘，造父為御，西遊瑤池，觴王母於帝台，靡靡矣々，窮年歲而忘歸。天下睢睢，如鳥失棲。造父大諫，天子弗聽。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，以示天子。天子始寤，疾馳而還。則半四海之諸侯，已委贄於鵠倉氏之庭矣。是謂僨車之轍。故其知者以造父為忠，不知者以為不恭。由今觀之，是耶非耶？今先生之生，四十有一年矣，心隨物遷，志與景赴，日復日，暮復暮，泯泯然與草梗同腐，而不知隙駒之度。朝華迎霜，以為冥靈；蟪蛄吟秋，以為神龜。外強中乾，奄為枯槁，而猶不覺為。我聞孔子大聖，四十不惑，聲律身度，永世作則。孟子四十而不動心，知言養氣，垂名至今。今夫先生之心，憒憒忳々，飄若浮煙。言交於前，躁吉罔甄；氣憑於中，蓬勃熛天。激物動懷，以滑而魂者，日不知其幾矣。且夫四十無聞，君子恥之。先生閉門而坐，冊不離目，筆不離手，日著千言而不章於人口，留之身後以覆醬瓿，徒何為乎？玄華衒容，藻襮以誇，丹元冥迷，偷以為安。羅公知之，而不辰告。微生獨不能忍，且恚且悼，竊願有陳，而閉錮堅確，牢不可發，乃鑽乃鬻，塭坼以出。不然，其得見於先生耶？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，而未嘗以之嚌大肉，截大胾。芹藻蓱菲，柔脆軟美，餂之以舌，可使成膏，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為哉？吾今遠慕造父，近效史魚，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，感齒剛而知戒，日乾乾乎彌厥愆乎，以踵屬於聖賢乎，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。乃不蒙賞而以為戮！」言未既，劉子惕然大寤，酹而醮之，書其言以自警。

愁鬼言

歲次玄枵，律中林鍾，北山起雲，南溟來風。土潤溽暑，蒸　　<黑隸>而為虹。岑峰先生獨處不懌，筋懶肉緩，體倦志<穀瓦>，形神枯瘁，精氣消鑠，頹乎岸塌，淸爾冰泐，口不能言，心意迷惑，文々泯泯，若有求而不得。龍門子使賈生診之，賈生曰：「異哉乎先生之疾病也！若陽非陽，若陰非陰，沒沒淫淫，倏浮忽沉。其來無蹤，其去無跡。吐

之不出，下之不泄，汗之不液。針不能刺，艾不能灼。其在丹元之宮、爽靈之室乎？」龍門子怪而伺於其寢。

是夕也，玄雲往來，月色黯　　，淒風吹衣，陰氣肅穆，颯颯率率，恍若有物，入自壁隙，閃閃魘魘，唏唏夾夾，肹歙歙，若滅而沒，如有形質。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：「女何祥也？昊蒼賦形，至靈維人。遊魂為變，歸鬼伸神。女其神耶，將德是憑，廟貌血食，福善禍淫，正直聰明，享於克誠。胡不召而日至，蹈穢褻而爽德馨？其鬼也耶，形氣殊途，幽顯異致，女身安屬？女神曷寄？冥乎漠乎，非我族類，胡為來哉？吁！可畏乎憎於人也。」

於是其物　兗々而前，踁々而卻，睢盱舔炎，載踸載蹻，咿唈嚄唶，而致詞曰：「我愁鬼也。生於昧瞶之野，而長於鬱厄之鄉。其出無朋，其動無常，其去無方。饑無以為食，渴無以為漿。風雨颯灑，無以為居廬；霜雪淩冽，無以為衣裳。恒噎噎以傈々，忳憊々其如傷。或乃噫氣成城，噓憂為陣，當之者蒙蒙，中之者暈暈。巫陽見而哀之，為我請於上帝。上帝惻然，乃詔咎繇審厥愆，申命巫陽賜我六窮之符，使遊人間。帝命若曰：『惟鬼無依，將人是依。王公大人，積德為基，運亨福宏，女不可窺。猗頓陶朱，大屋高垣，徐儀守門，女不可幹。達人大觀，知命不憂，與女異志，女不可投。赳赳武夫，無所畏懼，大膽如瓜，見女必怒。癭々疝疝，載柔載纖，旖旎沾粘，則不女嫌。低首下氣，如膏如，喑嗚涕泗，則不女忌。女往自擇，無有差迕。既得女所，順與之處。』我乃再拜稽首，受命以還。聿求同志，以為依歸，久矣未能得也。間嘗乘子之虛，入子之廬，歷相群公，下逮僕夫，莫不笑語嬉嬉，步履舒舒，喜色著於眉宇，精神蒲於身軀。諦所尚之鑿枘，知不可以與俱。於是逡巡卻立，曳足欲逝。微風入耳，忽聞罄咳，委霍呷歃，歎緩憊帶。迫而視之，得一人焉。華髮半禿，發言遲滯，舉趾局促；頹乎若將覆之牆，癩乎若不食之鵠；面蹙薰瓠，膚凋槁木，憂容不霽，痗氣可掬。伺而知其岑峰先生也，於是因彭矯以見先生於宵寐。先生果憐而收我，舍我於靈府之中，食我以丹田之瓊糜，飲我以華池之芳泉。方期與我出處，以終其天年。」

龍門子大驚，亟呼左右挺劍擊之，其鬼黝然而消。乃命賈生發囊傾瓢，作大齊以投之。岑峰先生汁然汗出，妯然而知。詰旦，魂返魄定，歸神聚氣，筋骨植立，不知沉屙之去體也。

解

拙逸解

建業冷繼先以「拙逸」自名，徵予言。作《拙逸解》以遺之。其詞曰：

濩洛先生蓬廬篳門，徑不通人，庭不容車。與人言，如不能發口，食已則臥，衣敝而不能補，帶結而不能解，人皆笑之，以為拙，莫之與往來。

耀華公子過而問焉，朱輪五十乘，驪騮騏駱，困於枳枸之根，登丘而呼。先生方熟寐，矍然而起，無能取於其塗，窺垝牆而見客。公子曰：「噫！悲哉拙乎！夫人之生，參天與地，抱智含仁，挺為物先，出類超群。厥維上聖，飛龍九五，為民立命。大賢以下，德各有倫，乃棐乃翼，以臣以鄰。公侯伯子，嶽牧師長，下逮百工、農商藝術，巫師馬醫，莫不有能，以用於時。吁嗟！先生獨何為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？」

先生不答。公子趨翼而前，揖而言曰：「楚國有鳥，三年不蜚，蜚則衝天；三年不鳴，鳴則驚人。僕聞大巧若拙，今夫先生無乃是耶？僕也不才，五歲誦《詩》，七歲誦《書》，上貫三墳，下通百家。晨興習禮，宵坐肄樂。射御星曆，隸首所作，方程勾股，卜筮、農圃，孫吳、申韓，扁鵲、俞跗，九流六藝，靡不究極。總角而成，弱冠而升，為公為卿，躋於王庭。是故出則駟馬高車，前後塞途；入則大屋華堂，陳鼎擊鍾。銀鞍金絡，執鞭以候僕者數百騎；通門列肆，待僕而食者數百家。政令非僕不行，法度非僕不立，禮樂非僕不作，訟獄非僕不決，軍旅非僕不治，庶民非僕不親，賓客非僕不悅，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，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於岩廊之上。吾願與先生言之。」

先生俯而　台，仰而歎，睢盱卻立而謝客曰：「公子過矣！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，朽撓不可以樹牆；王良不強駑駘以驂服，而匠石不責樸樕以棟樑。公子過矣！萬物並育，巧拙參焉。巧者為之，拙者隨之，天之道也。故諺有之：巧者拙之奴也。是故乾鵲拮據，鳩養雛，蒼鷹搏鹿，螻蟻食血。由此言之，豈不信哉？是故仲尼多能，坐不暖席；墨卻雲梯，走不黔突：豈有他哉？巧害之也。是故神龜焦於先知，渾沌死於鑿竅。原伯魯不獲承祀，而沈灶產蛙之難亦不與焉。巧之與拙，何得而何失哉？故大禹治水，手胼足胝，而虞甸之氓，皞皞熙熙；文王即功，日不暇食，而周野之蒙，不知帝力：亦獨何哉？巧與拙也。今予無所知也，而天下之慮無役於予心；無所能也，而天下之務無加於予身。起而食，偃而臥，順天之生，而無所矯揉焉，予之逸也，予之拙也，予又何所求哉？已矣公子！君子巧之，小人拙之；君子勞之，小人逸之。彼巧而勞，此拙而逸。」再拜謝客，塞門不出。

雜解

言之中於人也，慘於兵。故其為身害也，甚於殺人。夫言之傷人，未至於殺也，而志在是焉，則人之防之，烏得而不嚴？《書》曰：「惟口出好興戎。」君子之所以慎其言也，畏其興戎也。

非所馮而馮焉，昧也；非所篤而篤焉，悔也。昧而悔，禍其至矣，雖憂何及哉？《詩》曰：「肅肅鴇翼，集於苞棘。」傷之而已矣。

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，禮與樂也。禮不及則失其威，其敝也侮；樂不及則失其惠，其敝也殘。侮則人陵之，殘則人疾之。《詩》曰：「終南何有？有紀有堂。」君德也。

人各有所能也，物各有所庸也。非所任而任之，事必蹶；非所施而施之，功必圮。是故有天下，未嘗無人也，有人未嘗無用也。用得其當，謂之得人；用失其當，謂之失人。《詩》曰：「椅桐梓漆，爰伐琴瑟。」古之人所以立而不頓者，不失人而已矣。

禁民之為不善，善也，非善之善者也；化不善使之為善，善也，善之善者也，非人之所及也。天下無不可化之民也，政不至於化，不可謂之善也。《中庸》曰：「夫政也者，蒲盧也；蒲盧也者，果蠃是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螟蛉有子，果蠃負之。教誨爾子，式穀似之。」喻民之無不可化也。

人有不交而求者，必其有所謀也；有不約而至者，必其有所為也。故惟禮可以沮暴，惟誠可以破詐。《易》曰：「有不速之客三人來，敬之終吉。」君子之所以不自失者，豫定而不躁也。

人之為觀美者，將奚事乎哉？型土以為器而髹之，知不可以利吾用；及其敗也，秖足以委吾盛，而猶有樂為之者，何也？《詩》曰：「蜉蝣之羽，衣裳楚楚。」鄙之也。

虎之在山也，隱隱然微振其頰領，人與獸莫不駭也。縶而檻之，雖咆莫之畏矣。《易》曰：「困亨有言不信。」夫既困矣，雖默，猶恐其及也，而有言焉，人誰聽之？秖重其疑而已矣。

衛公子壽

予讀《春秋傳》衛公子壽與其兄爭死之事，及《詩・載馳》、《河廣》之篇，而深有感焉。夫以衛宣公與薑氏之行而生壽及宋桓、許穆夫人，豈習其家法然哉？而制行過人如是。民之秉彝，不可泯也，抑又何多耶？以文王、太姒之聖，而有管蔡、霍叔，昔人之所謂胎教者，非矣。宋有雀生[D15D]，殷祀以亡。物生非其類，人以為妖也。人之生不以類若是者，其又何耶？

夏後氏之郊

《祭法》曰：「夏後氏禘黃帝而郊鯀。」鯀固夏後之父也。夏後之天下，受於舜，非受於鯀也，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。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，而舜殛之羽山，天下咸服。則鯀，天下之罪人也。故舜之刑，非私刑也，天刑也。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，天下之至公也。禹既受舜禪，而升其罪人以配天，是舜之殛鯀非也。夫鯀之殛，獲罪於天，天殛之也，非舜殛之也，奉天討也。而以鯀配天，是天之殛鯀亦非也。一私其父，而逆於舜，又逆於天，天其弗享夏後氏之郊矣。禹，聖人也，而敢為是哉？《祭法》之言非也。然則禹之於鯀也，如之何？曰：廟以祭之而已矣。

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

《祭統》曰：「君子非有大事也，非有恭敬也，則不齊。」是非所以語君子也。夫君子之所以為德者，恭敬而已矣。恭敬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故孔子之語仲弓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」《大雅》之述文王曰：「於緝熙敬止。」又曰：「不顯亦臨，無射亦保。」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，何待乎齊？齊所以篤其恭敬，猶恐其有未至，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。謂之非有大故不齊，猶可也；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，大不可也。信斯言也，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，豈所以語君子哉？其悖也甚矣！或曰：「然則所謂不齊，則於物無防也，嗜欲無止也，如之何？」曰：「其疵同也。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，往往流於文而失於理。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。」

文

送窮文

余夢有物兮，龍首人身。蓬頭鼠目兮，其音若呻。跳踉炎冶兮，若遠而親。往耆來兮，忽笑以顰。覺而異之，乃具糗芳，潔豆觴，過老郭而問之曰：「是何祥也？」郭子雇傭褒然啟櫝拂蓍，密沕而筮之，遇困之兌，其繇曰：「困於崳，冗中有孤，舉趾躡胡，毀踵及顱，其泣嬰如，恣睢　　癸，孔隙以窺，如垢如脂，彳亍追隨，求速得遲。」郭子釋策而笑曰：「是窮鬼也。其為物也，入山山空，入澤澤荒，人而遭之，窮不可當。載祓載禳，遣之他方，可以無殃。」余曰：「苟然矣，遣之何居？」郭子曰：「子第為之所，我請為子逐之。」余曰：「唯唯。」乃致詞曰：

嗟爾窮鬼兮，無處我廬！八窗洞朗廓以虛，陟釐兔穎有圖書，齑菹糲食菽與蔬。守分自足不求餘，汝不可留阻步趍。左有鬱壘右有荼，葦索縛汝飼老烏。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！九衢四達平若砥，高樓大屋鬱雲起。冠裳濟濟集俊士，謀謨折衝格遐邇。汝不可往耗儲偫，山川靈神歆穆祀，孟塗司刑伐爾死。嗟爾窮鬼兮無依我城！垣墉睥睨高不可陵。溝湟深浚柞以荊，重門擊柝鍾鼓訇。斥堠謹肅列旗旌，汝不可往構妖獰。健兒披甲眼若星，長戈勁箭穿爾形。嗟爾窮鬼兮無適我野！田疇井井治而不苴。禾麻豆麥梧梓，奉々蔚蓊被窿壜。歲時禋祀達方社，汝不可往原隰赭。朱衣赤郭騎駁馬，執汝臠肉燔其裸。嗟爾窮鬼兮無上天！高明行健覆八埏，轉旋日月照幽玄。溫涼噓吹寒暑煎，陶治萬物成歲年。汝不可往亂星躔，黔羸憑怒施椎鞭，破骸碎骨喪爾元。嗟爾窮鬼兮無下地！博厚載物生育庶類。江河順流山嶽峙，融結蓄泄百寶出。洪纖蠢頑各奠位，汝不可往坤軸斃。黃示土伯咸震恚，艾殄爾種灰厥。嗟爾窮鬼兮無潛於山！岩嵁石核立鍵關，丘林陵麓產植蕃。閡隔風氣限夷蠻，頷雲腹雨濡旱乾。汝不可往鼓神奸，涉　泰逢毛虎斑，噬膚嚼肉流血殷。嗟爾窮鬼兮無入於水！大　包納川瀆委，疏煩泄穢通脈理。魚鹽蟹鴳奏鮮旨，蛟鼉龜黿藏譎詭。汝不可往陵谷圮，天吳九頭插九尾。磨牙吮血糜爛爾已，大泊蕩蕩無涯垠。青冥杳茫不見人，菅菅漠漠混昏晨。瀉之不虛壅之不堙，不甘不苦淡以淳，汝往居之寂無鄰。乘騎光景入鸞紘，保全爾軀絕詬嗔。汝不寤兮滅為塵，急急如律令！

諭甌栝父老文

（待補）